

胡长孺诗文中的永康人事与风物

胡浙平

胡长孺(1250—1324),字汲仲,号石塘,谥号纯节,永康适游(今山下村,属西城街道)人。可以说,胡长孺是胡则去世210年之后,永康又出的一个“胡公”。由于年代距今久远,加之兵燹虫噬,胡长孺留下的诗文仅存59篇。从宋濂《胡长孺传》和《元史》本传记载,他有两度是在永康家乡耕作、学习和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年少时的读书、求学和耕种田地,也曾经遐游他方,增广见识,这一段,连同幼年时期,大概是20多年。第二个阶段是南宋亡国之后,退栖永康山中,有可能是亦隐亦耕,或者收徒讲学,大概是10多年。两段相加总共有三十多年。据明代宋濂《胡长孺传》和清代顾嗣立编《元诗选》作家介绍,胡长孺所著有《石塘文稿》五十卷。在占据他人生将近一半的时间里,想来应该有不少诗文作品写到家乡的人事与风物,可惜留存下来的作品太少,很难让我们看到其全貌,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仅存的寥寥数篇诗文之中寻觅胡长孺对于永康家乡人情风物的描摹与感情。

先看看他的一首题为《耕渔乐赠金华相士》的诗歌。这首诗是目前我们了解胡长孺生平与思想的难得材料,诗云:忆昔力耕金华野,青蓑绿笠风烟下。扶犁荷锄岂不倦,春酤映盏清如雪。亦曾扁舟钓钱塘,长缁短棹浮沧浪。颠风驾潮涛更恶,若比世路犹康庄。安有豪情唐许协,深密神光形亦牒。还骑官马走黄尘,江山过眼空重叠。少年壮气苦不羁,西川南海去如驰。二毛已非折腰具,况与志愿常参差。长官怒骂沸于?,口自唯诺心自作。升斗未疗饥寒忧,低徊独羨耕渔乐。老翁双瞳秋月如,何时照我归乡间?江湖耕渔乐复乐,挂冠径归良不恶!这首诗应该是写在他晚年入元后任职官场并欲辞官隐居杭州虎林之时,诗的开头四句就是对躬耕永康家乡之时的美好回忆,说是田里的劳动很辛苦,抗骄阳,迎风雨,疲劳耕种,春酒又很清薄,然而比起官场的险恶来,就显得“乐复乐”(非常快乐)了。他于是疾呼:老翁双瞳秋月如,何时照我归乡间。思乡之情浓,归乡之心切是毫不掩饰的。

如果说,上面一首诗主要是表达自己躬耕家乡的生活和离家后的思乡之情,那么他的《何君祖皋墓志铭》则着重描写了永康乡人的热情、勤奋、节俭与乐道好施等仁德义举。墓铭的作年大概在宋亡之前。由墓铭可知,何祖皋,名子申,处永康之清渭里者(今象珠镇清渭街村),家世儒者,但家产不多,为了料理家事,读书则“求通大义辄弃去”,于是,“自力为生”,供养三位兄弟专心读书,使他们“成为进士”,历中外贵仕,有当世名。同时,何祖皋更加勤奋地从事劳作,不到几年就使得家道殷富,并由此积储了大量的粮食,建立了义仓,凡宗族之贫,与姻党之贤,乡里之孤弱不能自存者,岁时月日皆有米帛遗,“隆杀物差不失所宜”,而且,每年二三月春荒之时,还用很便宜的价格把粮食卖给邻近郡县的山民,既压抑了某些囤积居奇的奸商所为,又使得“百余里赖以不饥”。尽管如此殷富,但何祖皋又“处家俭勤甚”,以俭论,“每食不过一器饭与一杯羹”,夜未尝安席寝,“身所衣褐数年不易”,以勤言,“未旦出行,闾巷田野,视里农勤惰,随事劝勉”,归则课僮奴耕植谷桑果蔬,“虽风雨晦暝,不在东畎在西畦,未尝有须臾间”,所以,他家所种的作物,其实硕丰滋甘,跟别人家的大不一样。再是,他的性格又比较直爽,也热衷于开导和教育别人。里人或有过失,“君闻召与语,语皆切至”,被批评的人感到很羞愧,何祖皋还是坚持教导他,被批评的人最终也是心服口服。农闲时节,他会特地召集“故人父老幼稚”,为言往昔近时乡里数家成败

所由,“唧唧不休”。对于自己家族的子孙后代,更是不惜聘请名师硕儒,教育他们读书学习,因此子孙们个个都能向善勤学,自立自强。在这里,胡长孺饱含深情,为我们展示了农耕时代永康家乡一位既质朴又勤劳,既节俭又大方,既能耕种又能持家,既通晓大义、自重自励,又乐意助人、率人向善的“永康依”形象。

今存胡长孺诗文中还有一篇是写吕节妇的,题目就叫《吕节妇传》。吕氏名清,乃乡人何颀(字季长,里履不详)之妻。二十九岁那年,何颀去世,留下了一子三女,而且儿子才刚刚出生三个月,加之当时“南方寇盗充斥,人死兵戈者十七八”,吕氏遭受的负担之重、困难之多,面临的风险之大,都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也确有好心人劝她再嫁,但吕氏总说自己要为孩子“死而后已”。听她这么说,有些人往往怀疑窃笑,然而她始终坚忍如初,把孩子都养大成人,自己也因此受到郡县官吏和文学士人的钦佩表奖。尽管文中也写到吕氏说过“马不被二鞍”这样的话,但是她的这种忍死持家、养育后代的精神与舐犊之情的确是令人可敬、令人感动的。

对于类似何祖皋、吕节妇这样的人物事迹,胡长孺在其《陈孝子传》一文中曾发过一段议论,说是像陈孝子陈斗龙(临安昌化人)一类的人,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时风厚俗美,男义女贞,又安得是?则其遂不克振可知也。胡长孺写《陈孝子传》一文时已经是宋亡之后了,抚今追昔,感慨是无限深长的,但他对于天下“风厚俗美,男义女贞”和“政教修明”的期望却是一贯的。他笔下的何祖皋、吕节妇这样的“永康依”不也正是这种期望的体现吗?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是为何祖皋作墓铭,还是为吕节妇立传,胡长孺诗文的“载道”意味和呼唤良好世风的文化自觉,都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的。

另外,他在《阉风集序》里也论述了梅圣俞、苏子美、欧阳修、苏洵父子、王介甫、曾子固、叶适、陈亮等先贤“三百年诸公诗文”的刊刻情形,指出包括“陈同父《婺郡》”在内也未必是“其家子弟为之”,而是“乡党朋从与异世慕用之士”相与出资,“货以给费”而成的(按:叶适《书龙川集后》也说过“太守丘侯真长刻于州学,教授侯君敞、推官赵君崇岩,皆佐其役费”的话)。这里,一方面陈述了当时陈亮文集的刊刻情况,另一方面则让我们知道陈亮文集还有《婺郡》之名(或别称),为研究陈亮文集的版本变迁提供了一则难得的史料。

至于胡长孺笔下的永康风物,由于留存作品

太少的缘故而鲜少与闻,存文中除《何君祖皋墓志铭》里提到“君之乡多平陆稻田,地接台括两郡间”几句,其他留存之文中则一句皆无。现存诗歌中确指永康家乡的,除上举《耕渔乐赠金华相士》之外,其余也是搜而未见。不过,其中有两首诗歌是很有可能作于永康的,因此,其风物描写则也自然可以随之系于永康。

一首是《题山外归人》:结屋北山阿,境趣适有契。闲寂聊悦心,深密非避世。谁令赋《远游》?山空冷兰蕙。人间万得丧,欣戚随所制。颇似观优伶,笑语杂悲涕。戏弄刻漏间,陈迹安足寄。策杖归去来,溪深亦朝厉。陟岭见我屋,竹柏松杉桂。雨余青一色,净扫如作髻。行可休此足,无言得深诣。这是一首题画诗,画的作者不详,有可能就是胡长孺自己所作。如前所述,胡长孺在宋亡之后曾在永康隐居了一段时间,这首题画诗似乎就是表现其归隐时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情趣。诗中有三处写到“山”,一处写到“溪”,两处提到“屋”,同时也写到了山间屋旁的“兰蕙”和“竹柏松杉桂”,青山秀水,绿树香兰,境趣闲适,末两句重笔着色,写了雨后的青苍、明净,表现的是归隐人的高洁、沉静,画意诗情,熔于一炉,姑且称之为是一幅秀洁深致的《永康山水隐居图》。

还有一首也是题画诗,名为《题秋江唤渡》,诗曰:道傍木叶如渥丹,归急不知行路难。青嶂碧溪自唤渡,蹇驴破帽秋风寒。裹头长须甚德色?肩轻不借有余力。人间尘土深复深,谨勿重赋招隐吟。昔年的永康江,江阔水深,滩多流急,不少地方都设有渡口,以摆渡出入往来的人们。而这首诗歌表现的就是“深秋季节”,一位贫寒之士,候在江边,迎着嗖嗖秋风呼唤渡船。前六句重在表现画中的景象,木叶如丹,青山碧水,蹇驴破帽的唤渡人,裹头长而身轻捷的船夫,而叶是秋叶,山是秋山,水是秋水,唤渡者与摇船者也都是时令的装束,向我们准确地传达出了一幅贫寒之士秋江唤渡的图画。后两句则是作者因画面而引出的感慨,感叹人世间的污浊,呼唤隐居人的清醒自守。这幅画的作者同样有可能就是胡长孺本人,作诗题画的时间也可能就是宋亡后隐居永康之时,既然如此,那么,诗歌中所传达的风物景致也该是永康当年的现实情景了。而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纵然物是人非,但胡长孺笔下的风物仍然能唤起我们的思绪,从而也能让我们联想起当年家乡的光景,进而呼唤我们精心呵护并奋力建设好今日永康的秀美山川与幸福生活。

